

馬歇爾與中國

● 徐天淦

喬治·馬歇爾（一八八〇—一九五九年）這個美國人，對四、五十年代常看報紙的中國人來說是並不陌生的。他是三名美國陸軍五星上將之一，曾擔任過陸軍和空軍的首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協助羅斯福總統建立了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戰線，指揮八百萬美軍協同盟軍在全世界遼闊的戰場上同德、意、日軍隊作戰。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六十五歲的馬歇爾又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來華調處國共衝突。中國，對這位將軍說來一點也不生疏，因為早年二十年代初，他就是駐天津美國陸軍的一名團級軍官。所以說，馬歇爾與我們中國還真有點緣分呢。

受兄姊相欺，與狗為伴

喬治·馬歇爾是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尤尼敦。他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哥哥叫斯圖爾特，姐姐叫瑪麗，倆人都不喜歡家中這個多餘的弟弟。姐姐大他四歲，人雖聰明，卻很自私，稍不如意就拿弟弟出氣；哥哥比他六歲，是父親的寵兒，他不願讓弟弟分享這份寵愛，所以一有機會就想想方設法欺負

弟弟。在這樣環境下，馬歇爾要是在學習上能勝過哥哥和姐姐，他的處境或許會好些，但可惜的是，少年時代的喬治卻是個學習遲鈍的孩子。

當時，喬治最大的願望就是想養一隻狗，能有個伙伴。但卻遭到父母的反對，因為他的一個叔伯祖父曾被狗咬傷，後來得了狂犬病而活活痛死，所以家裡人一想起這件事就不寒而慄。這樣一來，喬治只得把自己的感情傾注到同班同學的一隻叫特里普的禿毛狗上。那個同學覺得特里普不聽話，不敢同比他大的狗打架，而且一旦被咬就會大聲嚎叫，所以不受主人喜歡。於是喬治就常常從同學的院子裡牽出那隻狗，帶他去田間散步，在小河裡游泳，或去追趕鴿鴿和野火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倆已成了一對好朋友。有時候，當那個同學在喬治面前所說狗找不到時，喬治只要一聲口哨，特里普就會從附近地方竄了出來。

稍大之後，喬治離開了尤尼敦。當時，他感到最難過的就是再不能和特里普在一起了。過了幾年，喬治得知那個同學已經死了，於是急忙返回家鄉，表面上是要慰問同學的母親，其實是想

看看特里普怎麼樣了。特里普已經很老了，他正躺在院子裡曬太陽。喬治很高興地呼喚著牠，而牠卻不理不睬，一隻毫無表情的眼光直盯住他。

「這使我大為掃興，」喬治後來說道，「大約過了十分鐘，特里普才站起身嗅了我一下，接著又嗅了兩、三次，然後一下子歡騰起來。牠終於用鼻子嗅出了一點氣息，記起我來了。這是我回到家鄉之後感到最高興的一件事。」

琴聲寄深情，永結同心

莉莉·卡特是馬歇爾畢生喜愛的一個女人。雖然在婚後她由於身體不好而成了丈夫的負擔，但馬歇爾無怨無悔，對她的忠誠無論生前死後都始終不渝。

莉莉和守寡的母親是住在列克星敦的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旁邊的一所住宅裡。她長得很美，有著玫瑰紅的雙頰和一隻明亮的碧眼。每當她經過學院時，不僅會引起那些正在操練的學員們的注意，而且還把教官們弄得神魂顛倒。但美麗的姑娘對此則不屑一顧。在她看來，這些人都不具備她所物色的，可以作為未來女婿的品質。實際上

，莉莉早已看中了一個人，那就是擔任學員大隊長的馬歇爾。

只要是馬歇爾在學院練兵場上進行操練時，莉莉就會手執馬鞭，坐在一輛由矮腳馬拉的雙輪輕便馬車上緩緩而過。馬歇爾在訓練中的颯爽英姿和指揮才能，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有，在母親經常接待軍事學院院部人員的社交聚會上，她喜歡聽這些人對學員的議論，其中說到馬歇爾常被高班學員捉弄，但他卻從不計較，表現了默然承受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此時，她會顯露出憤憤不平的樣子。總之，馬歇爾的一言一行、一舉一止都對莉莉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當時，年輕姑娘都愛彈鋼琴，莉莉也不例外。她不只是彈彈玩而已，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她認為，她一定能用動人的樂曲來吸引那位年輕英俊，但卻缺乏音樂素養的學員大隊長。一天傍晚，馬歇爾和一些學員散步路過莉莉家門口時，一首蕭邦的小夜曲從敞開的窗子裡飄出，迴蕩在寂靜的夜空。次日晚上，當他獨自一人又經過這裡時，傳出來的卻是一個女子的歌聲。他不由地停住了腳步。這時，歌聲突然消失了。不一會，大門開了，一位美麗的小姐面含笑容，邀請他進屋稍坐片刻。小伙子剛進去時真有點魂落魄魄，不知所措，而離開時卻是如癡如醉，興奮不已。

「這就是我要嫁的人。」莉莉對母親說。

臨近畢業時，這一對年輕人已經山盟海誓，永不分開。馬歇爾在班上名列第八。他渴望以軍隊為終身職業，而莉莉向他明確表示，願意同他一起過軍隊生活。

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一日，這對戀人在列克星敦卡特家中當年莉莉彈奏迷人樂曲的房間裡舉行了婚禮。第二天，兩人乘火車去華盛頓度蜜月。

在蜜月的初夜，莉莉告訴馬歇爾一件使他感到頗為震驚的事。原先馬歇爾只知道她身體嬌嫩，醫生不准她從事任何勞累活動，甚至不讓她參加舞會。那時，她只是說這是暫時現象，說是由於在認識他之前多年來參加社交活動過多而引起的。

那真情是什麼呢？莉莉說，她患有二尖瓣閉鎖不全的心臟病。馬歇爾查了醫學辭典，了解到「二尖瓣閉鎖異常，導致血液向心臟瓣口反流，引起心臟衰竭。」她不能生孩子，否則會有生命的危險，而且平常還得當半殘疾人來護理。

在這種情況下，馬歇爾只得把新婚妻子留在國內，孤身一人到海外去服役了。如果說莉莉選中馬歇爾作為自己丈夫有她特殊理由的話，那麼他的行為完全可以證明她這一決定可說是慧眼識人。因為馬歇爾在新婚之夜那次精神上所蒙受的打擊，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流露過，也從未動搖過他對莉莉的一往情深。

駐津三年間，受益非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馬歇爾是美國步兵第一師參謀部的一名臨時中校。他的任務是了解前沿陣地的情況，檢查部署和物資給養，密切注意部隊的士氣。這期間，他有幸在一次演習中與他最崇拜的軍人——美國歐洲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相識，後來就成了潘興的副官。戰後，潘興擔

任了參謀長職務，馬歇爾仍在他手下工作。一九二三年，潘興任職行將期滿，隨即又被任命為陣亡將士陵園委員會主席。他非常希望馬歇爾能擔任該委員會華盛頓辦事處主任。馬歇爾曾經動心過，但後來一想，如果想從現級別往上晉升，必須在機關工作經歷之外，還要有足夠的野戰部隊的時間。出於這種考慮，於是決定申請去駐華美軍任職。一九二四年秋，馬歇爾被分配到駐天津的美國第十五兵團。

馬歇爾和莉莉及岳母到達天津之後，才得知兵團的團長已奉調回國。上級通知，在新團長到來之前，暫由馬歇爾代理團長職務。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指揮一個團的部隊。

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軍閥割據的時期。人民生活自是苦不堪言，而軍閥之間的戰事更是連連不斷。馬歇爾來到天津之時，正是張作霖同吳佩孚為爭奪北方之霸權而進行你死我活的戰爭。

美國駐軍獲悉，吳佩孚已被趕出北京，正在後撤，估計很快就要到達天津。他們很可能要奪取鐵路、倉庫、機車。第十五兵團奉命進行戒備狀態，扼守鐵路。

十一月，一支紀律渙散、人數眾多的軍隊開始湧向天津。他們有的乘坐搶劫來的火車，有的騎著強征來的騾馬，還有的靠著兩條腿。這些敗軍一路上是又餓又乏，狼狽不堪。不過，他們手中卻擁有大量的武器和彈藥。

怎樣才能阻止這些殘兵敗將的騷擾呢？馬歇爾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從美國駐軍糧庫和城裡糧店里收集一些糧食，然後在天津郊區的每個公路



①

① 蔣介石偕夫人在官邸歡宴馬歇爾。

② 左起：張群、馬歇爾、周恩來。



②

交叉裡路口、鐵路車站和碼頭設置哨卡，並給每個哨卡派一名下士和五名士兵，同時要當地有關部門協助工作。他們的任務是，給正在潰逃的敗兵供應米飯、茶水，但必須以交出其所帶的武器為交換條件。

馬歇爾對下士說：「他們繳槍，我們管飯，不繳槍，就不給飯吃。」

這一招果然行之有效。士兵們大都解除了武裝，沒有一個人帶槍進入天津。不僅如此，在逃竄到農村的部隊中還到處傳說，美軍正在監視著他們。這樣一來，即使在沒有美國駐軍的地方，他們的行為也變得規矩多了。天津四郊的村民們對美軍這種無形而有力的保護十分感激，於是在第二年春天，就在美軍駐地前面為他們樹立了一座漢白玉牌坊。據說，這塊牌坊現保存在佐治亞州的本寧堡。

對於代理團長的馬歇爾來說，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考驗。他的做法曾受到上級的讚賞。

「我為這件事得到了一封表揚信，」馬歇爾後來寫道，「有這封信，我在中國服役三年是值得的。」

珍珠港遭偷襲，責任在誰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發生的珍珠港事件，曾被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看作「國恥日」。日軍的這次偷襲，前後歷時僅一小時五十分鐘，但基本上已把美國在太平洋的艦隊摧毀：擊沉主力艦四艘、重創一艘、炸傷三艘、炸沉擊傷巡洋艦、驅逐艦十多艘、擊毀美機一百八十架、官兵傷

亡四百五十多人。

身為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對這一事件無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戰後，馬歇爾曾多次在國會受到質詢。甚至在晚年病重的時候，一些對他抱有成見的人仍不放過：「老頭兒，在你死前把珍珠港事件的真相說出來。」「把你同共產黨的共謀講清楚。」

真相究竟如何？自珍珠港事件以來的五十多年間，為了查明這次慘敗之因，官方先後進行了四次調查。在三十多本記述這一事件的書中，有一半將責任歸諸於美國政府的可恥陰謀。美國總統急不可待地要美國正式參戰，但又擔心得不到國會和人民的支持。因此，總統故意把美國太平洋艦隊派往夏威夷，去當日本軍隊的活靶子，同時也沒有事先告誡守島部隊，說日軍已經作好作戰準備，珍珠港必須加強防衛。另一些書的作者則認為，當時美國所採取的戰略方針是「先歐後亞」、「大西洋攻勢，太平洋守勢」，而日本則積極迎合美國的綏靖政策，巧妙地利用假談真打的兩手策略。日本東條政府在十一月初，一面派「和平大使」萊茜三郎赴美，協助野村大使同美國進行談判；一面卻暗渡陳倉，命令海軍從內治軍地出發，經過單冠灣，向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移動，準備進行偷襲。

至於作為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責任，有些書中指出：他沒有派遣得力的指揮官去夏威夷；沒有檢查島上的防禦是否就緒；沒有弄清他的告警電報（指出戰爭迫在眉睫，命令官兵提防空襲等）是否送到等。而在珍珠港，海軍玩忽職守情況

也令人難以容忍：雖說這裡是太平洋地區設備最好的基地，但連火炮的彈藥都沒有配好；也沒有派飛機進行偵察；有半數的官兵離艦去度周末等等。

或許像亞拉伯罕·林肯遇刺、約翰·肯尼迪被暗殺以及馬丁·路德·金慘死這些事件一樣，美國人民很可能又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去探索珍珠港事件，最終找出導致美國參加二次大戰的原因。

總統授勳章，功成隱退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坐在五角大樓辦公室裡的馬歇爾將軍，在批閱完新送來的一批文電後，就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由於戰爭業已停止，陸軍的復員工作正在積極進行，關於削減軍火生產的重大軍事決策已經作出，以及戰後的軍事計劃工作接近完成，我感到我可以提請免去我的參謀長職務了。」

第二天，杜魯門宣布，他勉強接受馬歇爾將軍的辭職，並任命艾森豪威爾擔任陸軍參謀長這一工作。

二十六日上午，在五角大樓的庭院內，杜魯門宣讀了授予他第二枚橡葉族獎章的嘉獎令。這是馬歇爾接受的這次戰爭唯一的一枚美國軍功章。在戰爭期間，他曾拒絕了所有的美國勳章。他認為，當士兵們在死亡的時候，當他還是陸軍參謀長的時候，要他接受那些勳章是不合適的。

儀式結束後，總統把馬歇爾拉到一旁，祝願

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馬歇爾（右三）飛抵重慶，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右二）在機場迎接。

①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右）與馬歇爾夫婦在牯嶺合影。



他在輕鬆愉快的退休生活中健康長壽，並向他作出許諾：「將軍，您已經為國家做了這麼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攪您的生活。」

沒有什麼可收拾的了。前幾天馬歇爾夫婦就悄悄地從邁爾堡一號官邸搬到軍官俱樂部的公寓套房裡，以便為新參謀長及其家屬騰出地方。他們僅向一些好友作了告別。隨後就啟程回弗吉尼亞州利斯堡老家。

大約一個星期後，馬歇爾夫人在房間裡休息，一邊想著今後安靜的歲月，心裡感到無比的欣慰。這時，樓下的電話鈴響了，馬歇爾即忙走下樓。他拿起了電話，但很快又放下了。夫人在樓上打了一個盹。等到她回到樓下的時候，收音機裡正播出杜魯門總統宣布「任命馬歇爾將軍為特使前往中國，他將立即出發」的消息，夫人聽了，不由地大吃一驚。將軍解釋說，他剛才所接的那個電話，就是總統打來的，「我原想等你休息之後再告訴你的。」

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前不久，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回國向杜魯門總統述職，之後出席了全國新聞俱樂部的一次聚會。在會上，他用過激的言辭批評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對總統發表了一些輕率的議論。

「這些話真叫人生氣，」杜魯門後來說：「他大放厥詞，說我辦事無能。因此，我把他給撤了。」

如此一來，總統就招來一場危機。因為赫爾利在國會共和黨內有一些有勢力的朋友，他可以在他突然被撤職的問題上掀起軒然大波。除此之

外，由於赫爾利的卸職，還會給正在醞釀著一場威脅太平洋地區和平的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難以填補的真空。因而，必須毫不遲延地派人去接替赫爾利。

有哪一位，他既能平息華盛頓政界的激憤，又可以為解決中國難題帶來新的希望呢？杜魯門考慮再三，覺得只有一個人能擔當此任，那就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喬治·馬歇爾。

元帥肩重任，再度來華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六十五歲高齡的馬歇爾元帥，以杜魯門總統特使的身分來到了中國。

這裡，先引用魏德邁將軍的一段回憶。魏德邁是中國戰區美軍司令，是中美國際專家。

馬歇爾曾給他指示：你的使命是使中國的各派對抗力量，即國民黨、共產黨和知識分子三派達成和解，實現聯合。須說服他們，為將來治理中國和中國人民，一定要聯合組成統一的政府機關。

「怎麼樣？」馬歇爾問道。

「馬歇爾將軍，」魏德邁說：「這您永遠做不到，它行不通。」

馬歇爾不解：「為什麼行不通？」

「將軍，」魏德邁說：「國民黨執掌著這裡的一切權力，我敢肯定，他們是絕不會讓出一絲一毫來的。而共產黨則決心要奪取這裡的一切權力。您想把他們撮合到一起來，那根本沒門。我了解這些人。我了解蔣介石。只有記住了這是一

個封建彩色制國家，您才能同他和他手下那伙人共事。我也了解共產黨，他們到過我的住處。我們一起談論卡爾·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辯証法。不過，我得非常誠懇地告訴您，他們永遠合不到一起來。那個指示行不通。將軍，您到這裡執行的是無法完成的使命啊！」

馬歇爾一聽，不由兩眼圓睜，提高嗓門說道：「魏德邁，行不通也要行！我要讓它行得通！」

起初，國民政府是派張群為代表，同周恩來、馬歇爾談了幾次關於停戰的問題。談判較為順利，停戰協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正式簽訂，並隨即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三方面共同組成。國民黨代表是鄭介民，中共代表是葉劍英，美方代表是羅伯遜。

就在停戰協定簽訂公布的同时，根據《雙十協定》所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開幕。會議歷時二十二天，最後總算達成了協議。此時，國民黨已派張治中為代表，中共為周恩來，美方為馬歇爾，組成最高軍事三人小組，研究軍隊整編統編問題。

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簽字儀式於二月二十五日在重慶上清寺堯廬（即蔣介石侍從室所在地）舉行。張治中、周恩來都做了簡短的致詞，而馬歇爾的致詞更為簡短。他說：

此協定為中國之希望。吾相信其將不為少數頑固分子所污損。蓋此少數頑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榮生存權利而不顧也

令人遺憾的是，在其後的幾個月裡，事態的發展不幸而為馬歇爾所言中。雙方軍隊不斷發生衝突，兩黨關係也隨之日益惡化。在此期間，張治中已回迪化處理新疆問題，馬歇爾曾八上廬山會晤蔣介石，還有各民主黨派人士的調停，均未使局勢趨於緩和。

十月十日，國軍收復張家口，同一天國民政府宣布一個月之後召開國民大會。

十月二十五日，安東被攻佔。時蔣介石不在南京。馬歇爾表示，最近政府的軍事行動以及蔣委員長不在南京，嚴重影響了談判的前景。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舉行了三人小組的非正式會議。陳誠將軍提出了蔣介石停火建議，周恩來同意轉達延安，但警告說，如果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必然造成政治分裂。馬歇爾則要求共產黨暫時不管政治上的分歧，先接受停火。

馬歇爾雖為避免談判破裂而盡了最後的努力，但國民大會還是在十五日開幕了。

十六日，周恩來發表正式聲明宣布談判大門「業已封閉」。他去拜訪馬歇爾，聲稱盡管有將軍的努力，但談判已失敗，他即將返回延安，並說：「我對您個人仍然高度尊敬，但中國問題太複雜，變化太快。」

馬歇爾向杜魯門概述了形勢的發展，並說如果政府真的進攻延安，「我認為這樣便結束了我的使命」。

十一月二十三日，馬歇爾離開南京去天津，研究立即減少駐津美軍的問題，然後去北平討論

軍調部的前途。對天津的訪問雖然短暫，但他非常高興。因為這使他重溫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駐津期間的愉快生活。很顯然，馬歇爾已深信調解快走到底。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張治中處理完新疆問題返回南京。馬歇爾邀請張治中一起吃晚飯。久別重逢，雙方相互問好，談了些無關緊要的話，吃了飯就看電影。在整個會見中，馬歇爾的表情，在冷靜中流露出一些失望，除開談外，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三天之後，馬歇爾奉調回國，去國務院走馬上任了。

馬歇爾計劃，最終失敗

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身為國務卿的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宣稱美國願意對「復興歐洲」提供援助，即所謂「馬歇爾計劃」（為此曾獲得諾貝爾獎金）。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援助歐洲，它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各方面都將有窒息之虞」。而實際上，後來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公開承認，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是作為它對付歐洲共產主義力量增長的一種手段。

「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內容為美國撥款「援助」西歐各國，作為復興戰後經濟之用，但受援國必須購置一定數量的美國貨，盡快撤除關稅壁壘，取消或放鬆外匯限制，使用美援要受美國監督，受援國要把本國和殖民地出產的戰略物資供給美國，設立由美國控制的對等基金，放棄國有化計劃等等。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英、法、意、奧、比、荷、盧、瑞士、丹麥、挪威、瑞典

、葡、希、土、愛爾蘭、冰島等十六國在巴黎開會，決定接受「馬歇爾計劃」，成立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要求美國提供一百六十至二百二十億美元的援助。一九四八年四月，西德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區也宣布接受「馬歇爾計劃」。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總額為一百七十億美元的《歐洲復興方案》。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國國會根據這一方案制訂《經濟合作方案》，並設立經濟合作總署，以負責實施馬歇爾計劃。從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馬歇爾計劃」實際撥款共一百二十五億美元。這個計劃原擬實施五年（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但因執行結果不好，美國被迫於一九五一年底提前宣告計劃失敗，代之以《共同安全計劃》。

吹起安息號，偉人長眠

馬歇爾是一位多才多藝之人，其中有一招就是擅長安排國葬。多年以來，他學會如何根據英雄、總統和政治家對國家所作的貢獻，為他們安排應得的葬禮。一九二三年，在他擔任潘興將軍的副官時，就曾為哈定總統的靈車專列配備人員，確定行車路線，一路把總統遺體從西海岸運到華盛頓。一九四五年，他還一手操辦了羅斯福總統在首都的出殯、停靈白宮和海德公園的葬禮、羅斯福遺孀埃利諾夫大認為葬禮辦得壯觀動人，並為此深表謝意。

一九四三年，經馬歇爾向國會力爭，他的好友、英國元帥約翰·迪爾爵士才得以葬入阿林頓

國家公墓（在此之前此處只限於安葬美國軍人）。這是馬歇爾設法使這位英國軍人安葬在他所敬仰的這塊安息地方，並還舉行了追悼儀式。五年以後，馬歇爾又把自己一向視為最偉大的美國軍人、自己的楷模潘興將軍的遺體送往這塊聖地，

並在盛大的葬禮中放入國家英烈祠。

馬歇爾一生中安排了很多葬禮，而他本人卻不喜歡國葬。一九五三年末，在前往奧斯陸途中，他曾同助理談起自己的葬禮計劃（他知道自己患有肺炎），堅持說：「我不要國葬。」



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自美來中國調處國共衝突，在機場留影。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馬歇爾因中風而病逝於華盛頓。十月十七日，時值周末，他的遺體停放在國家大教堂所屬的伯利恆小教堂。青年和老人、富人和窮人、陸海空軍將士魚貫進入教堂，最後看一眼那極為平凡的面容。

隨後的一切，就完全遵照馬歇爾本人的遺願進行，即「簡葬於我，如美國陸軍為自己祖國光榮盡職的每個普通軍官。切勿鋪張，力戒盛典。喪儀從簡，僅限親屬參加。不要聲張，尤為重要。」

十月二十日，靈車載著靈柩前往邁爾保教堂，並在那裡舉行了簡短儀式。米勒牧師（他是馬歇爾二十年代在天津的隨軍牧師）知道馬歇爾不要悼詞，他只是在祈禱文中為死者留給後人的種種追念感謝上帝而已，最後引用了馬歇爾將軍的一句話：「請帶走您的僕人喬治。」

儀式結束，在親人護送下，馬歇爾的遺體由沒有覆蓋口徑的炮車送往阿林頓公墓。葬禮只限於家屬和親近的人員參加，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並肩坐在第一排，一邊是馬歇爾的子女，另一邊是馬歇爾的戰時助手和部屬，其中有兩人鮮為人知：一個是他的老勤務兵、菲律賓貴血統的西曼科，一個是他戰時的老理髮師托塔洛。

當靈柩緩緩入土時，一名士兵突然吹起了安息號，這時，馬歇爾的一些老部下悄悄從四周趕了過來，肅立致敬，無不潸然淚下。

最後，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今後每一代的人都不應該忘掉他的成就和他的榜樣。」